

# 《长生殿》与《桃花扇》结构艺术比较

蒋德均

(宜宾学院 成人教育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3)

**摘要:**本文就清朝康熙年间被人们誉为“南洪北孔”的洪升和孔尚任的《长生殿》和《桃花扇》两部昆腔传奇在对历史材料的剪裁、结构线索、结构布局等结构艺术方面的特点和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和概括,并提出了思考。

**关键词:**《长生殿》;《桃花扇》;结构艺术;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3)03-0087-04

## Comparison on the Structural Art of *Longlife Palace* and *Peach Blossom Fan*

JIANG De-jun

(Yibin College, Yibin 644003, China)

**Abstract:** Hongsheng's *Longlife Palace* and Kongshangren's *Peach Blossom Fan* are two famous works of Kunqu Opera in Kangxi years of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from choos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setting the structural clue and layout and then proposes some opinions.

**Key words:** *Longlife Palace*; *Peach Blossom Fan*; structural art; comparison

清朝康熙年间,诞生了两位杰出的戏剧家,这就是被人们誉为“南洪北孔”的洪升和孔尚任。他们根据一定的历史材料,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经历,按照自己的审美观点,苦心孤诣,披阅十余载,几易其稿,创作出了轰动全国,震惊剧坛,至今仍上演不衰的《长生殿》和《桃花扇》两部昆腔传奇。

《长生殿》取材于人们熟知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它借爱情之舟,抒发了作者洪升,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情理想、民族意识以及亡国之痛和兴衰之感。同样孔尚任的《桃花扇》取材于南明王朝的历史,作者孔尚任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之情,抒写了“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的兴亡之感和亡国之痛,同时寄托了作者“警世易俗”、“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的亡国之恨。因此,《长生殿》和《桃花扇》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思想寓意。然而,只有思想内容与比较完美的艺术形式有机结合,才能充分体现作品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长生殿》和《桃花扇》除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外,还有其艺术形式的非凡成就。

### 一、两剧对历史材料剪裁之比较

《长生殿》和《桃花扇》都是历史剧,洪升和孔尚任都面临相同问题,即如何将历史材料提炼成为主题服务的题材,做到历史本质的真实与艺术本质的真实的有机统一。

《长生殿》是以人们熟知的李、杨爱情故事为题材。从唐代到洪升的清初,记载李、杨爱情事迹和以李、杨爱情故事为

题材的文学作品很多。这些作品处理李、杨爱情故事的基本态度可分为两大类,这正如王永健先生在他的《洪升和长生殿》中所言:“在洪升的《长生殿》之前,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根据他们对李、杨的态度,以至由此而来的对李、杨关系的处理,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作品把李、杨从帝王后妃的历史人物净化、美化为钟情的神话传说人物,着重写其生死不渝的钗盒情缘,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这类作品以《长恨歌传》为代表,白朴的《梧桐雨》也属于此。另一类作品把唐明皇看作好色荒淫的昏君,视杨贵妃为误国乱阶的尤物,突出地描绘了史家秽语。同时却又把李、杨作为传说中的钟情、痴情人物,广泛采用了民间流传故事,使他们在月宫重圆,以示生死不渝。这类作品以《天宝遗事诸宫调》为代表,《惊鸿记》和《天宝曲史》也属此。”然而,即使象《梧桐雨》这类作品,在处理李、杨爱情故事时,也不免涉秽。剧中仍有唐明皇夺人之妃,杨贵妃收安禄山为子以及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宫闱丑事,因而给人一个印象,安禄山渔阳起兵是为杨贵妃而来。所以,洪升在《长生殿自序》中有读“元人《秋夜梧桐雨》剧,辄生数日恶。南曲《惊鸿》一记,未免涉秽”之叹。洪升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创作主旨,对李、杨爱情故事进行了创造性的艺术提炼和艺术裁剪。在《长生殿例言》中,洪升说:“史载杨妃多污乱事,予撰此剧,止按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为之。而中间点染处,多采天宝遗事杨妃全传。”因此,我们认为洪升处理历史

收稿日期:2003-04-02

作者简介:蒋德均(1966-),男,四川遂宁人,宜宾学院成人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材料既遵史实,又有虚构。

孔尚任的《桃花扇》取材于南明王朝的历史事实。它通过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抒发了南明王朝一代兴亡之感。其历史事实和遗闻逸事丰富繁杂,真伪并存。据《桃花扇考据》一章所载,孔尚任创作《桃花扇》参考了与剧本有关的书籍多达20余种,列举有关条目135条。孔尚任在处理历史材料时与洪升一样既遵史实,又有虚构和点染。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那么,洪升和孔尚任在提炼和裁剪历史材料又各有什么特点呢?首先,“立主脑,剪枝蔓,密针线”。凡是与剧本主题关系不大的,他们都全部或部分删去;凡是有利于表现作品主题的,他们便加以典型化。但是又因各自剧本的创作主旨各异,因此,他们选择历史材料时便各有特色。洪升的《长生殿》主题是歌颂李、杨生死不渝的“钗盒情缘”,因此,凡有损于这个主题、特别是男女主人公形象的“史家秽语”,便“概削不书”。相反,在《定情》一出中,洪升却按照社会的一般习俗,让李、杨在宫中对月当天,互订盟誓,共吟心曲,“惟愿取恩情美满,地久天长”,并且互赠订情信物——金钗钿盒。在剧中,唐明皇绝非夺人之爱的好色之徒,而是一位风流倜傥、一见钟情的情种;在剧中,杨贵妃也绝非待人之榻、不守妇道的寿王之妃,而是一位“养在深闺未人识,天生丽质难自弃”的黄闺闺女。又据史记载,杨贵妃与安禄山有私通的宫闱丑事。在《长生殿》中,杨贵妃与安禄山没有任何关系,仅在第五出戏《禊游》中交代了安禄山在曲江偷看三国夫人后的一番感慨:“唉,唐天子,唐天子!你有了位贵妃,又添了几位阿姨,好不风流也”。因此,我们可以说洪升的《长生殿》在处理历史材料时采取了“净化”的手法。

同样,孔尚任的《桃花扇》对历史材料的处理也是以剧本的创作主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为标准。如剧中男主人公侯方域的一生可写之事极多。而且据史所载,清兵南下,侯方域返归故乡河南,后又在清顺治八年(1651)应试中副榜,走了一条为当时明末清初遗民不屑的科举之途。但孔尚任却把他写成了一个“争斗则朝宗分其忧”的爱国文人。最后,在国亡家破的情况下,断除花月缘,愤然入空门,走了一条当时明末清初遗民消极反抗的隐居之路。因此,剧中的男主人公侯方域是南明王朝进步复社文人的领袖,忧国爱国之士。他的活动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联系,他的一生也与南明王朝相始终。这种把男主人公侯方域(女主人公李香君亦然)的爱国思想、行动“拔高”的做法是为了更好地为表达剧本的创作主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其次,洪升和孔尚任都采用了移花接木的艺术方法,虚构了许多与剧中人物、特别是男女主人公本来无干的但对塑造人物、表达思想又十分必要的情节和细节;同时,删减或浓缩了许多与剧中人物、尤其是男女主人公关系不大的史实。两剧相比较而言,《长生殿》的虚构成分较多,特别是剧本的下部;《桃花扇》的虚构成分相对较少。

据史记载,《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时,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又据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所载:传说唐玄宗梦游月宫,看见仙女歌舞,醒后就按照梦中听到的那个乐调谱就了《霓裳羽衣曲》。洪升不囿于史实,大胆地吸取了神话传

说故事,根据剧本创作主旨的需要,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方法,虚构了《闻乐》、《制谱》两出戏,将闻乐制谱的主人公由唐明皇改为杨贵妃,并增添了月宫嫦娥、天孙织女等天界仙子作为《长生殿》下本的《神诉》、《仙忆》、《觅魂》、《补恨》等多出戏的张本。又如据史记载,杨贵妃忤旨是两次。而《长生殿》只书一次,为什么?值得玩味。并且从剧本看,杨贵妃忤旨不是“妒悍”,而是唐明皇“身虽在这边,心终系别院”的不专一。再如据史记载,安禄山得宠于唐玄宗时,杨国忠并不是宰相,当时的宰相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而且安、杨之间虽有矛盾,但非剧中所书。相反,安、杨常相互勾结,共同对付李林甫。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并非郭子仪一人之功,还有李光弼等九节度使。乐工雷海青在凝碧宫触目伤感而恸哭实有,但剧本作了添枝加叶的处理,等等。

孔尚任的《桃花扇》同样采用了移花接木的艺术方法,虚构了许多必要的剧情。如据侯方域本人所写的《李姬传》、《祭朱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以及《答田中丞书》所载:侯方域南下并与李香君结识是崇祯己卯年(1639),而在《桃花扇》却是崇祯癸未年(1643);侯方域与李香君结识是通过复社领袖张溥的介绍,而不是杨龙友的疏拢;为阮大铖奔走、拉拢侯方域的是一位姓王的将军,而不是剧中的杨龙友;阮大铖拉拢侯方域也是一般的诗酒游宴,并无送奁之事。据汪有典的《吴福榜传》所说,当时的侯方域是“挟万金结客”,而非剧中的“客囊羞涩”境况;李香君劝侯方域不应与阮大铖之流结友之事确有,但并无“却奁”之事;田府逼娶,香君守楼之事确有,但血溅桃花扇则属虚构;侯、李日后并未再相会,而剧中却是相会栖霞山,双双遁入空门,以表亡国之恨。又据史记载,列福王“三大罪,五不可”是吕大器,而非侯方域;江北四镇争位之事确有,但兴师动众,互相残杀多属虚构;调和四镇矛盾的是监军万元吉、监记应廷吉等人,而非侯方域;剧本集中于侯方域,是出于创作主旨和塑造人物的需要;杨龙友平时虽是好好先生,但却是抗清硬汉,后战败被俘,不屈而死。剧本将其写成八面玲珑、圆滑世故的市侩和政客,是为了突出南明王朝腐败的需要;史可法并未投江而亡,而是战败被执,不屈而死,剧本将其作投江而亡处理是为了突出其悲壮……如此等等,孔尚任虽说“确考时地,全无假借”,但确又有不少“点染”之处。

## 二、两剧结构线索之比较

我们知道,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构成文学作品的情节,情节的演绎轨迹形成文学作品的线索。《长生殿》和《桃花扇》两剧结构线索的特点都是双线结构。两线交错,形成对比,互为因果,有主有从。比如《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其中“离合之情”是为“兴亡之感”服务的,前者是从,后者是主。侯、李的结合是因复社文人与阉党余孽的斗争促成,而侯、李的离别也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内讧引起。当时,左兵东下,朝中无策,侯生修书,敬亭投诚,本有抚兵之大功,却反遭阮、马之流诬陷,侯生被迫“辞院”。侯、李分离之后,以侯生为一线,写四镇外藩的内外斗争;以香君为一线,写南明王朝的荒淫腐败。最后,国亡家破,侯、李由离而合,相会栖霞山,双双遁入空门。同样,《长生殿》以安史之乱、国倾而复平为一线,以李、杨生死不渝的钗盒情缘为一线,相互推进,互为因果,“占了情场,弛了朝纲”,导致“君王掩面救不

得”，“宛转娥眉马前死”，又因死而能悔，生而多怨，七夕之盟，生死难忘，感动天孙，“稍借月宫足成之”。

然而，两剧虽然都采用了双线结构的方式，但世界上绝无两片相同的树叶。同中有异，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那么，《长生殿》和《桃花扇》在结构线索上各有什么特点呢？从两本大戏剧出（场）及其所反映的内容来看，《长生殿》描写爱情的戏远远多于反映政治的戏；而《桃花扇》恰好相反，反映政治的戏远远多于表现爱情的戏。因此，《长生殿》和《桃花扇》两剧情节线索的主从也恰好相反。《长生殿》借安史之乱、国倾而复平来写李、杨生死不渝的钗盒情缘，重在写情；《桃花扇》借侯、李离合之情，写一代兴亡之感，重在写政。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结构相反的特点呢？其一，剧作家创作主旨不同。洪升在《长生殿自序》和《长生殿例言》中有过明确的说明，前面已经引录。这里再结合剧本中的一些文字论述。例如，剧本第五十出《重圆》[谒金门]有“情一片，幻出人天姻眷。但使有情终不变，定能尝夙愿”。所以，洪升认为：“只怕无情种，何愁有断缘”。他创作《长生殿》的目的就在于写情，写生死不渝的真情、痴情、至情。而孔尚任的《桃花扇》则感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岂不信哉？”因此，它“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与《长生殿》恰好相反。其二，从剧情看，《长生殿》的男女主人公生前始终在一起；马嵬事变后，唐玄宗退居西宫，成为太上皇，与政治活动的关系处于游离状态，不及过去密切。因此，剧本描写爱情戏的成分远多于反映政治戏的成分。而孔尚任的《桃花扇》的男女主人公侯方域和李香君“眠香占花风流阵，今宵正倚薰笼困，那知打散鸳鸯狠”。男女主人公才燕尔新婚就被迫分离。他们的结合是政治斗争促成，他们的分离也是政治斗争导致。所以，无论是由合而离，还是由离而合，侯、李二人的爱情生活始终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侯、李既是政治斗争的参与者，也是政治斗争的受害者，还是南明王朝兴亡的见证人。

因此，可以这样说，洪升把作为帝王后妃的历史人物唐明皇、杨贵妃“净化”、“美化”为神话故事中的钟情、痴情的传奇人物；而孔尚任的《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借情言政。正如剧本所言：“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

《长生殿》和《桃花扇》不仅采取双线结构的方式，而且都应用了“钗盒”、“扇子”这种具有象征性的事物分别作为关合两条线索的枢纽。但两者仍有区别，《长生殿》中的“钗盒”主要是李、杨爱情的象征和见证，而《桃花扇》中的那柄血染的“扇子”，不仅是侯、李坚贞爱情的象征，而且是南明王朝兴亡的见证。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桃花扇何奇乎？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屈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可以说，一柄官扇，关合“离合之情”和“兴亡之感”。《长生殿》以“钗盒”为经，盟言为纬，借天孙织女之机抒织成。《桃花扇》以“桃花扇”为经，以权奸迫害忠良为纬，道士呵斥，侯、李双双遁入空门为结。这正如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说：“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统观全本，凡四十出，直接写到桃花扇的就有10出16处之多。可

见，在这两本剧中，“钗盒”、“扇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长生殿》和《桃花扇》不仅在情节结构、故事线索上各具特色，而且在人物的设计安排上也各有差异。《长生殿》虽然安排了两组人物，但只有生、旦两人贯穿全剧，忠奸仅是穿插其中，因而人物关系较为单纯。洪升根据“专写钗盒情缘”，又兼“垂诫来世”的构想，精心安排了两组人物：一组以生、旦为中心，贯穿全剧，围绕生、旦活动的有永新、念奴、高力士、三国夫人、多情小生以及天孙织女、月宫嫦娥等众多人物来表现“钗盒情缘”；另一组，以忠臣郭子仪、乐工雷海青、李龟年等正面人物与安禄山、杨国忠等权奸叛贼的斗争来表现“盛衰之减”。那么，这两条线索以及两组人物是怎样联系起来，他们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那就是剧中所言“占了情场，弛了朝纲”，导致“安史之乱”。而“安史之乱”使得“玉环倾国，卒至殒身”。唐明皇落得情失政败，后悔不迭，忏悔不已。但又因李、杨“怨艾之深”，情海无极，痴情守望，感动天地，双星作合，最终月宫仙圆。而《桃花扇》贯穿全剧的人物除生、旦外，还有老赞礼、张瑶星等重要人物。因此，其人物关系较为复杂。关于人物安排，孔尚任《桃花扇纲领》中将全剧30多个人物，分为左、右、奇、偶、总五部。其中，以左部正生侯方域和右部正旦李香君为中心，并由与此有关的柳敬亭、苏昆生、杨龙友、李贞丽等16人组成一个阵营来表现离合之情，奇、偶两部的正面人物以史可法为代表，反面人物以马世英、阮大铖为首等二十人，通过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的设置，表现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不同态度和行为来反映南明王朝一代兴亡之感。这两条线索、两组人物又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孔尚任《桃花扇纲领》中说：“色者，离合之象也。君子为朋，小人为党，为奇偶计之，而两部之毫发无差。张道士，方外人也，总结兴亡之案。老赞礼，无名氏也，细参离合之场。”

### 三、两剧结构布局之比较

就《长生殿》和《桃花扇》结构布局看，两剧都分上下两部。但是，《长生殿》以生死为界，上下各25出，上本25出重点突出李、杨爱情由不专一到专一的矛盾冲突，在“占了情场”的过程中，也就“弛了朝纲”，埋下祸乱。比如《定情》出，写李、杨定情，“惟愿取恩情美满，地久天长”，“惟愿取情似坚金，钗不单分盒永完”，而《谤议》、《幸恩》、《献发》、《夜怨》、《絮阁》等出戏则写李、杨之间由不专一到专一的矛盾。《春睡》、《禊游》、《制谱》、《舞盘》、《窥浴》、《密誓》等出戏则写李、杨朝欢暮乐，乐中伏祸，乐极生悲，为下本剧情作了铺垫。下本25出写杨贵妃死后，唐明皇朝思暮想，杨贵妃死而守盟。李、杨虽然生死阻隔，一在人间，一在黄泉，但两人刻骨相思，忏悔不已。最后，感动天孙，借月宫足成之；同时，剧本也写出了“国倾而复平”的过程，寄托了作者的垂戒之意。但是，就整体结构看，上本布局严谨有致，下本布局松缓失度。造成这种布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下本爱情戏的矛盾冲突脱离了政治斗争，而作者为了凑足与上本出数相同，有点勉为其难。同时，爱情戏本身的舒缓也是造成这种布局的原因。

《桃花扇》在结构布局上也有其明确目的。在《媚座》总批中，孔尚任说：“上本之末，皆写草创争斗之状，下本之首，皆写偷安宴游之情。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因此，《桃

花扇》以生、旦的悲欢离合写南明王朝的治乱兴衰。在写侯、李离合之情时,不忘国家兴亡;在写国家兴亡时,又不离侯、李离合之情。剧情复杂,人物众多,空间广阔,但作者写来却井井有条,主次分明,线索清晰,错落有致。作者孔尚任巧妙地通过一把“桃花扇”,把大大小小的情节和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串连起来,完成了“桃花扇底送南朝”的创作意图。

《长生殿》和《桃花扇》不仅在整体布局上上下两本相对称,而且在故事情节的场次安排上,也采取了悲喜剧交织、文武场错落的对比安排方法。同时,两剧都善于交代关目,巧设伏线,因而两剧对比感强,照应周密。然而,它们在矛盾冲突的设置上却各异。在《长生殿》中,男女主人公的矛盾冲突较多,而男女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特别是反面人物的正面冲突很少。这种矛盾冲突设置的特点是《长生殿》“专写钗盒情缘”的创作主旨密切相关。就《长生殿》上本所反映的剧情冲突看,有专一与不专一的矛盾,有梅妃失宠与贵妃得宠的矛盾,有忠与奸、忠与贼的矛盾,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有乐中伏祸,乐极哀来,乐极生悲的矛盾,如此等等。在众多矛盾中,专一与不专一的矛盾和情与政的矛盾始终是上本的主要矛盾,其它矛盾或为其服务,或起伏笔作用,或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剧本中,男女主人公的矛盾冲突不断发生,而且不断加剧,推动着剧情发展。《桃花扇》恰好相反,剧中男女主人公的矛盾冲突较少,而他们与其他人物,特别是反面人物的正面冲突却很多。从剧本看,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冲突仅在第七出《却奁》中有所表现。至《辞院》后分两线进行,主要写男女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特别是反面人物的正面冲突,这正体现了“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的构思意图。

《长生殿》和《桃花扇》两剧不仅在戏剧冲突设置上不同,而且在结构安排上也迥异。“十部传奇九相思”与创作主旨、剧本题材密切相关,《长生殿》在戏剧冲突、结构安排上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采用美丽的神话传说,大胆虚构,让生、旦在月宫重圆,从而完美地体现了“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的创作主旨。

同样,与创作主旨密切相关,孔尚任在《桃花扇》的结构安排上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稍加提炼,让生、旦相会栖霞山,互诉别后相思之苦,让张道士大声呵斥:“你们絮絮叨叨,说的俱是哪里话?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呵!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最后,由张道士指点迷津,双双断除花月缘而遁入空门。《桃花扇》的这种结构安排是有生活基础和生活根据的。清初,许多明末遗民有感于异族入侵,国破家亡之痛,不与清朝当局合作,常采取两种反抗方式。一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毅然奋起,高举抗清义旗,或战败而死,或败后隐居。如郑成功、张煌言、顾炎武、黄宗曦、王夫之、屈大均等人。另一种是不满于清廷,愤然出家,隐居山林,让国破家亡之痛在遨游山林水泊之中渐渐消逝。如杜于皇、傅山、魏禧等人。所以,在当时,出家隐居也是一种反抗或至少是一种不合作的方式。同时,孔尚任的《桃花

扇》问世时已经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满清在中原及南方的统治已基本巩固,清廷又实行了一系列收买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的政策,一些士子已经出山应举或入仕了,作者孔尚任和剧中主人公侯方域即是例子。再者,孔尚任即使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特别是在仕宦京城之后,其民族意识愈烈,但是他也不得不顾虑清廷的“文字狱”。所以,他在《桃花扇》的结构安排上也只能如此而已。这已经是相当有胆识了。

#### 四、结束语

第一,两剧对历史材料剪裁之比较。由于创作主旨不同,《长生殿》借“安史之乱”、“国倾而复平”来写李、杨生死不渝的“钗盒情缘”,因而“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对生、旦都进行了“美化”。而且,下本多属虚构,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采用美丽的神话传说,“借月宫足成之”。而《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故侯、李的活动多与政治斗争紧密相关。同时,对生、旦都进行了“拔高”。上下本都多属实,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稍加提炼,让生、旦相会栖霞山,双双断除花月缘而遁入空门。两剧相同处写政多属实,写情多点染。

第二,两剧结构线索之比较。《长生殿》和《桃花扇》两剧结构线索的特点都是双线结构,两线交错,形成对比,互为因果,有主有从。但不同之处在于:其一,《长生殿》描写爱情戏一线重于反映政治戏一线;《桃花扇》反映政治戏一线重于描写爱情戏一线。因此,两剧结构线索,谁主谁从,也就恰好相反。其二,《长生殿》和《桃花扇》两剧都应用了“钗盒”、“扇子”这种具有象征性的事物分别作为关合两条线索的枢纽。但两者仍有区别,《长生殿》中的“钗盒”主要是李、杨爱情的象征和见证,而《桃花扇》中的那柄血染的“扇子”,不仅是侯、李坚贞爱情的象征,而且是南明王朝兴亡的见证。其三,人物的设计安排上也各有差异。《长生殿》生、旦两人贯穿全剧,忠奸仅是穿插其中,因而人物关系较为单纯。而《桃花扇》贯穿全剧的人物除生、旦外,还有老赞礼、张瑶星等重要人物,因此,其人物关系较为复杂。

第三,两剧结构布局之比较。就《长生殿》和《桃花扇》结构布局看,两剧都分上下两部。但结构布局艺术却有区别。其一,就《长生殿》整体结构布局看,上本布局严谨有致,下本布局松缓失度。而《桃花扇》整体结构布局上下本均布局严谨周密。其二,都采取了悲喜剧交织,文武场错落的对比安排方法。但它们在矛盾冲突的设置上却各异。在《长生殿》中,男女主人公的矛盾冲突较多,而男女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特别是反面人物的正面冲突很少。《桃花扇》恰好相反,剧中男女主人公的矛盾冲突较少,而他们与其他人物,特别是反面人物的正面冲突却很多。其三,结局安排不同。《长生殿》是浪漫主义的月宫仙会,《桃花扇》是现实主义的遁入空门。

#### 参考文献:

- [1]洪升. 长生殿[M]. 成都:巴蜀书社,1998.
- [2]孔尚任. 桃花扇[M]. 成都:巴蜀书社,1998.
- [3]朱东润.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4]张友鹤. 唐宋传奇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 [5]李渔. 李渔随笔全集[M]. 成都:巴蜀书社,1997.